

【名家背影】

沧桑依旧

——回忆与邱勋同志交往旧事

□肖甡

9月初的一个中午,我刚端起饭碗,忽然,我在大众日报工作的孩子肖春,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,邱叔叔走了。我的心咯噔一下,饭碗掉在了桌子上。这绝不可能,就在一星期前,我们还电话联系约了要一块玩玩,怎么就猝然走了?

痛定思痛,他那极富特色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在我的眼前。但整整一夜,我怎么也不能安眠,我们是整整63年的同事、文友和兄弟呀。那是1955年的秋天,他在青岛教书时,文学天才就使他脱颖而出,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次见诸报刊,因此山东人民出版社将他调入儿童文学编辑室。事有凑巧,我因为发表过一些诗歌和出版过《耩豆子的时候》和《选咱心上人》等几本小册子,也从山东省文化局调到了出版社文艺编辑室。那时我27岁,他才22岁,就这样机缘巧合,我们成了好朋友。闲暇时,我俩就漫步闲聊,既有推心置腹的交流,也有文学创作的切磋。那时我刚完成话剧《狂放的花朵》初稿,因题材和内容敏感,迟迟不敢拿出,但他看后,一再鼓励我大胆发表,最后发表在《前哨》月刊上,反响不错。山东人民出版社改名为《花开花落》出版了单行本,稿费比较丰厚。邱勋要求我不断地请客,理由是花开花落百日红,要请到100天才可。我说这只不过是一现而已。这才算完。

根据出版社的规定,编辑必须到济南市新华书店门市部站门市,以了解读者的需要。每个编辑每年要到基层体验生活一个月,不带任务。我和邱勋选定了微山湖,一块住在渔民家中。当时活动的地点,一个是在船帮,跟随渔民打鱼流动;另一个是在微山湖周边牧场。我俩第一次住进了船帮,吃饭睡觉

都在船上,除了参与打鱼外,还可以采莲采菱。船上的小姑娘心灵手巧,一边唱歌一边劳动。我俩当时一人一句也编了一首民歌,至今仍记着,“蓝池花儿开了,漂在湖面上。渔家姑娘长大了,住在船头上。蓝池花招来了小鱼,但没有蜜蜂和蝴蝶。渔家姑娘招来了小伙子,但没有前方的哥哥。”在船上最不方便的事情就是方便,我们拉不开脸,只能划着小船到50米以外的地方去。一次我撑着船,不慎跌进了水里,我不会游泳,很是危险,邱勋跳下,把我救了起来。我喝了几口水,惊吓不轻。从此我就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第二段时间,我们同去了牧场。那里放牧着许多牛羊,牧民大多是十几岁的光腚小孩,也有老人和姑娘。那些小孩有时把跑出牧场的小牛犊捉住,用绳子捆起来,加以处罚。老邱就把这些生动的事情记下来。他还去找一些老人,了解刘少奇过微山湖以及铁道游击队的故事。回来后邱勋创作了十分优秀的长篇小说《微山湖上》,该书出版后荣获了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奖。他在这本小说中,以清新活泼的笔调,将少儿眼睛中见到的世界真实表现了出来。该书出版后,曾被英、法、日等国家翻译出版,至今不衰。

体验生活后,我们回到了机关,正赶上“大鸣大放”。在一次小组鸣放会上,邱勋做记录,也不知什么原因,把我的发言记错了一段意思,因此在这次运动中,我受到了狠狠的批判。老邱想起来就后悔莫及,曾对我说,我要赎罪。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领导让我做了红卫兵接待站的站长,这个工作是十分困难的,当时最难应付的是红卫兵索要毛主席像章,而且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。

有一次我去淄博定制了一批瓷质的像章,取回后红卫兵认为质量不高,开始批斗我,打得我全身是伤,正巧邱勋碰到,苦苦为我解了围。事后我说,你又救了我一命。他轻轻揍了我一拳。

“文革”后期,由出版局局长宋英和大众日报社社长朱民带队,以毛泽东大学校的名义,我和邱勋同去枣庄劳动。我们常在一起闲谈,也在构思作品。他说在构思一部叫《雪国梦》的长篇小说,写一个小女孩遭遇的故事,讲给我听。我说我也构思了一个中篇,叫《欧阳丙辰的烦恼》,写一个老干部找小老婆的苦恼。回来后我们二人都写成了。他的长篇出版后还获了很多奖,我的中篇也发表在《大春风》刊物上。

在枣庄劳动时,生活比较艰苦。那里大部分都吃煎饼,多是地瓜面,少数也有玉米面的。老邱总是把玉米面煎饼留下,去换我的地瓜面煎饼,理由是我比他大5岁,需要营养,令我十分感动。

1979年形势好转,省出版局决定创办大型文学双月刊《柳泉》,让我以编辑部主任的名义参与创办和主编。我对此办这种大型文学刊物的信心不足,怕发行不好,赔钱。在研究决定刊物的风格时,老邱积极建言,他认为全国已经有了《收获》和《当代》等质量很高的刊物,怕我们的刊物风格一般化,竞争不过他们,如果发行不好会赔钱很多。他的提议是“活”,就是说版面不要板着面孔,发质量好的长篇以及各种文体的美文。《柳泉》的第一期创刊号发表了冯德英的长篇小说《山菊花》,也发表了田间、石英的诗歌,郭慎娟翻译的小说《公众理论》,还发表过习仲勋、臧克家、肖军等人的书法,又请韩美林

设计了版面,第一期就征订了八万多册,在镇江召开的大型文学刊物会议上,被评价为“活而不乱”。当时文学刊物有“四大名旦”(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花城》《十月》),而《柳泉》《春风》《奔流》等被评为“四小名旦”。

《柳泉》办了三年后,印数逐渐下降,眼看不能生存,这时领导又决定让我承包《柳泉》。我又犯了大难。这时邱勋给我鼓劲说,不要怕。第一,《柳泉》可以出一本副刊,专发通俗小说;第二,到外地大量组稿。我又听了他的意见,结果《柳泉》副刊第一期就发到十多万册。我到上海组稿,得到《收获》负责人的支持,把他们准备出书的金庸的长篇小说《笑傲江湖》让给了我。当时金庸的小说在内地没有出版过,我很快组编了这套书,一共四册,果然第一次就征订了十几万册,从此《柳泉》的日子好过了。

这时邱勋又给我出点子,有钱了要把作者工作做好。他建议以《柳泉》的名义每年召开一次作者座谈会,时间一个月,地点要选在海边或风景好的地方。我们也这样做了,我省数十名比较有成就的作者参加了会议,效果很好。该会一直办到《柳泉》停刊,邱勋和张炜每次都参加到底。1989年我离休了,《柳泉》没有人接着办下去,刊号给了省作协,他们创办了《时代文学》。

不久,邱勋也退休了,但身体一直不好,我常去看他。他的五卷文集出版了,对他一生的创作是一个总结和承认,我们都为他高兴。他拿到样书的第一天,就送了我一套亲笔签名本,让我很是感念。

如今他走了,留给我的是痛苦和想念。愿老弟在天堂安好。

死不如赖活着的活,叶子没精打采地耷拉着,一半绿一半干枯,身体歪着,就这样活着。有一天它终于发了狠心死了,我也发狠心一下子把它扔掉了。荷包还非常心疼,觉得妈妈无情。

我的矮牵牛就这样长了一个夏天,长得像一个小小的凉亭那样。天气变凉的时候它们差不多停止了生长,开始有叶子变得枯黄,然后掉下来。这时候我才发现,它一直没开花。

后来它开过一朵两朵……一共四个花朵。大概是在室内的缘故,它的叶子比野地里的牵牛花要小,花朵也小,淡紫色,非常薄,怯生生的,很羞怯。我拍了放在朋友圈,有朋友告诉我这不是矮牵牛,这就是野生的牵牛花。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懂矮牵牛是一个单独的品种,店家那里写着矮牵牛,我也就跟着说矮牵牛了。但是野生的牵牛花我更喜欢,野生的花儿,能在我家里开放,这是多么荣耀的事。

开了四朵之后,就再也没有新的花朵开出来。我想这就是我种的牵牛花了。我在心里跟它们做了一个告别。然而今天早晨到阳台上晾衣服,低头一看,在绿色和枯黄的叶子中间,一共有一二三四……十朵花朵在开放。我惊讶得要叫出声来,你们牵牛花都是这样的吗?都是快要枯萎的时候才肯把花朵吐出来的吗?你们太美了,是宝石是星星,我要记住你们每一朵的样子。

九月是中秋的月份。没有到中秋的时候,每一天都在等待中秋,等到了那一天,等待就一下子消失了,中秋也就结束了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五万朵太阳花没有开放

□火锅

刚才下楼,一个陌生大婶拎着一个礼品盒正气喘吁吁往上走。旁边的门开了,人探出身来,她就赶紧说:快接着!我不能坐了,车不好停,挡着别人的路了,人家不愿意呢。

我下楼,她紧跟着跑下楼。门口通道上已经停了好几辆车。后面那辆也在打电话:我把东西放保安这里啦,你一会儿下来拿。你们小区没法停车。

我这才忽然意识到中秋节要到了。我自己没有仪式感,而且也觉得那些礼盒累赘无用,浪费人力物力,浪费资源,所以中秋对于我就是一个中秋:秋天进入了最像秋天的一段时间,凉而不冷,整个北半球最舒服最美丽,月亮要变圆了,一年中最圆的时刻,特别短暂,留不住,但明年它还会来。

去年的整个初秋我都在感冒,忽冷忽热,感受不到正常的温度。等我好了,秋天也就过去了。所以今年特别珍惜这种空气一点点变凉,而我居然能享受、能接得住这种凉、皮肤能坦然地浸入这种凉的感觉,深深心怀感激。

初夏的时候我在淘宝店买了五万朵太阳花的种子,店家又送了我三百颗矮牵牛的种子。我特别喜欢太阳花,在我们老家它们叫“死不了”,生命力最旺盛,只要掐下来一个枝条,插到泥土里就能活。我家的院子里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死不了,红色、黄色、紫色,还有一种是淡淡的绿色。我家的搪瓷脸盆贴满了牙膏皮,坏得不能再补的时候,我妈妈就用它栽“死不了”。用不了多久就是蓬蓬松松的一大盆,只要有阳光它们就开花,而且它那个花看起来



的样子永远是兴高采烈极了。

太阳花和马蜂菜特别相似,对我这样的“植物脸盲症”来说马蜂菜只是不开花而已。我们那里的土方子,马蜂菜是可以治疗肚子疼的。小时候有一次来例假肚子疼,我弟弟急得上蹿下跳,我又不能告诉他原因,索性不理他。他跑到外面拔了一堆马蜂菜,央求我妈妈煮水给我喝,我不肯喝,气得他要爆炸。我儿子荷包和舅舅长得像。在我的记忆里,那个气愤的小孩的样子已经完全是荷包的样子了。我妈也犯和我一样的毛病。暑假里带荷包回去住,她不停地把荷包喊成我弟弟的名字。有一次荷包问下午能不能去找某某小朋友玩,我妈妈不假思索地说:问你姐姐。荷包一头雾水,再问,我妈仍然无辜地说:问你姐姐呀。

所以我根本没想到过,五万朵太阳花,一朵都开不出来。我想象着我家变成了花海,沙发上都是太阳花,床上也都是太阳花,走廊里也都是太阳花。为了想象中的花海,我买了很多土和花盆,又从燕子山上挖了很多带

着松针的土回来。然而,太阳花们只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芽,那些芽看起来特别瘦弱,特别指望不住,和我印象里那些泼辣的植物们完全不一样。冒出头没多久,它们就纷纷死了。

赠送的牵牛花却直直地长了起来。小苗们虽然是植物,可是看起来像是某种动物,有眼睛、会移动一样,一个个都看到了我家阳台上的栅栏,冲着它的方向使劲儿地长,直到把柔软的嫩绿的透明的毛茸茸的枝尖儿搭在它的身上,才舒服地叹了一口气,不急不慢地伸展起来。整个夏天它们都在生长,长得不算快也不算慢,我隔几天就浇一点水给它们,也不知道该补充点什么别的有营养的东西——我是个多年实践证明的黑手指,我家几乎没有种过花,只种最容易活的绿萝类植物,然而它们还是一茬一茬地死。对所有的植物我都有一种束手无策、无可奈何的感觉,完全不知道如何对待这样柔软美丽脆弱的生命。有一棵巴西木在我家活了很久很久,总归有十年以上吧,但是它的活是那种好

月是中秋的月份。没有到中秋的时候,每一天都在等待中秋,等到了那一天,等待就一下子消失了,中秋也就结束了。